

【窗下思潮】

□周东升

虽然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“文物”这一词汇，并且出于好奇，后来也多次踏进不同级别的博物馆，解说员那抑扬顿挫、滔滔不绝的讲解也的确令人印象深刻，但每次参观过后，总有走马观花、浮光掠影之感；而对文物自身所蕴含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，尤其是实用价值，更是从未有过丝毫关注。潜意识中，一直觉得那些摆放在玻璃罩内的文物离我们太遥远，也太冰冷，甚至认为那都是些死人墓葬中挖出来的东西，看着都瘆得慌。

对文物价值最初的认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。1985年10月爷爷去世后，他生前使用的一方砚台成了许多外地人争相求购的宝贝。其实，在我的印象中，那方砚台极其普通，方方正正，素面无花，只是左上角有一只圆圆的赭石色的“眼”。隔三差五，就有几个穿着板正的“文化人”登门造访，他们对父亲说，那方

砚叫歙砚，是文物。起初，他们以为父亲嫌价钱太低，不愿出手，价格从80元涨到100元，再到150元，最后甚至开出300元的“天价”。而事实上，在爷爷安葬的当晚，砚台就已不知去向。据哥哥猜测，十有八九是被哪位姑姑顺手给拎走了。尽管这样，但自此，我对文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，原来，文物就在我们身边，只不过缺少发现和认知罢了。

细细想来，文物在我们日常的吃喝拉撒、衣食住行中几乎无处不在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天天在那间低矮、狭小的厨房中忙碌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，烧的都是些树叶、麦秸、玉米秸之类的柴草，烟气很重。但由于爷爷垒砌的那道烟囱高高地耸立在厨房的顶部，三面墙壁上又开设了宽大的木棂窗户，灶间的烟雾并不浓重，炉膛内的火势却旺得耀眼。后来见识过东平县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汉代陶厨房，才明白今人的做法源于2000多年前先民的智慧。

烟囱，看似构造简单，但由于底部连接着宽大的灶膛，抽劲很猛，所以乡亲们就给烟囱起了个非常形象而又通俗易懂的名称：灶毒。毒，炉火极旺的意思。

村子里有一处老宅，青砖灰瓦，高大气派。虽然历经近三百年的风雨，却依然坚固如初，古朴典雅，而为老宅遮风挡雨的，正是屋顶那片片陶瓦及檐部精美的瓦当。瓦当，我们这里俗称为“猫头”，起着保护椽子顶端的作用。每次从这处老宅旁边经过，便时常想到那件胶南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秦代瓦当。

先民的智慧和技艺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及时代印记，因而，不同地域的“文物”也便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。老家出门向东七八十米处，有一口一二米深的老井，供应着附近二十多户人家人的用水。老井挖掘于何时，连八十多岁的老人也说不清楚，但用青砖砌成的井壁，早已斑斑驳驳，参差

不齐。砖缝大的地方，常常有麻雀安家，于是便时不时地有麻雀毛和麻雀粪落入井水中，很不卫生；而且每到七八月份汛期，暴雨连连，井水就开始变得浑浊起来，将水挑回家，需沉淀一阵子，等水澄清了，才可做饭。参观过高密市博物馆的“镇馆之宝”汉代陶井圈后，不免心生疑问，老家的这口水井为何不用这样的器具，是附近不烧制？还是村民们不知晓？直到前几年哥哥家打井才明白，原来，我们这里的土质属黏土，若用陶井圈极容易堵死那些细小的进水孔。

透过现实生活中这些实实在在的器物，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，“文物”其实早已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清朝宫廷中所使用的瓷碗、瓷盘之所以能够作为“宝贝”摆放进博物馆，只不过是由于它们的用料精选、做工精湛罢了，但在实用性上，与我们一日三餐中所使用的盘、碗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[大众讲坛预告]

街道的魅力

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正在改变着城市的面貌，然而，一味追求现代、时尚，让国内很多城市变得千城一面。本期大众讲坛邀请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郭去尘，他将解释如何通过“艺术的路径”进入到城市生活之中，了解城市文化生活的基本面貌，进而反思我们城市存在的不足，提出改进城市文化品质的建议和思路。

讲座时间:8月12

日(周六)上午9:30

讲座地点:山东省图书馆一楼报告厅



【落英缤纷】

风自花里过来香

□韩天舒

在懵懂的儿时记忆里，奶奶大概是最神奇的人了。

奶奶是她们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大学生，也就此成了我的启蒙老师，教我识字背诗，当我把饭菜吃干净，把唐诗背出来，她还能变出糖果给我奖励。记忆里的糖虽然很硬，咬在嘴里却溢满了浓浓的奶香。每当过年的时候，奶奶总会拿出家里的相册，喋喋不休地给我介绍那一张张泛黄的照片。这时，平时看报纸都要用放大镜的她，却能分毫不差地分辨出哪个是婴儿时的姑姑，哪个又是高中时的爸爸。

坐上时光机，回到青葱岁月。初入小学的我，天真烂漫如成功试飞的雏鹰，抓住一只蝉，仿佛就抓住了整个夏天。自我意识渐次苏醒，摆脱家长的束缚，独立完成自己的事情，成为勇敢而光荣的功勋。那时无微不至的奶奶是令人惧惮的总管。去上学的一段小路不过是供我助跑的短途热身，一出家门便化身为笼的白鸽飞奔而去。奶奶担心我年龄小，坚持要送我上学，不得已和奶奶达成了“君子协议”：奶奶在后面50米处跟着我走，我就这样被她的目光牵着，“费尽心机”地去上学。向青春期大步迈进的日子里，还会因为见到邻居阿姨忘记问好、接受他人礼物没有道谢、使用物品后没有复位等等受到奶奶严厉的教育。

日子如白驹过隙。初三的冲刺阶段，每天清晨，奶奶就开始为我准备早饭，明明很爱吃坚果的她，会仔仔细细地剥好满满一盒核桃硬塞进我的书包。一向节俭的她，会为了一句“我想吃草莓”，翻越半座城市，毫不犹豫地买下一大堆论个售卖的反季水果。

青春匆匆忙忙，时光的手掌总是最杰出的导演，岁月嬗变亦不过是它手下美妙的蒙太奇。我们沿着时间的掌纹步履蹒跚，似掌纹般交汇、分离。生命是华丽的错觉，时间的贼偷走一切，偷去了奶奶的唠叨，也偷去了奶奶的黑发。去奶奶家过除夕，看着在厨房里摆弄饭菜的奶奶不再像以前动作利落，似乎每一道菜做得都很吃力，原本轻巧的炒锅在她手中变得沉重，似乎每种味道要调配很久才能找回我儿时的感觉。开车回家的路上，奶奶执意要在寒风中把我们送到路口，还要目送我们离开。回眸的那一霎，熟悉的背景，相同的地点，类似的面孔，换了时光。天上的星星明亮，星光下的夜晚温柔如风。奶奶一个人伫立在人际稀少的路口，伫立在七十多年的岁月头上，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，逐渐远了；或者在她的视线中，是我逐渐走远了。小小的城，短短的路，却远过千山万水。

翻看日历的时候，指尖在纸上沙沙地划过，宛若飘落的雪，簌簌的脚步吵醒了那些幻梦。为了求学，背上行囊，头也不回离家而去的时候，感觉如果有一天累了，回头便是力量。望向家乡的背影被夕阳拉长，一端在脚下，一端延伸向不知名的远方。聒噪的蝉声打破了盛夏的每片时光，逝去的那些欢声笑语，亦掺着莫名的不舍和苦涩，好像微笑着低下头时，已是红红的眼眶。

奶奶老了。她的眼睛得了一种奇怪的病，总在不经意时流下一行清澈的水珠，我称之为眼泪，她笑着纠正：是“眼”睛“累”了啊。时光流逝在身上留下成长的足迹，我才慢慢读懂了她每次目送我离去时笑容背后的酸涩，以及故作调侃的孤独。这个曾经为我翻越半座城市的女人，这个在子孙散去后于外人面前隐藏忧伤的老人，还是在不可逆的时光里悄无声息地老了。只是她曾经教会我的一切，在漫长岁月的温柔时光里镂刻下深深的皱纹，似璀璨的烟火摇曳在我人生的每个角落，宛若穿越花丛的清风，一并浸润了花香。

【人生风景】

□张虎

儿时的夏天，一闻蝉声，就有一种捕蝉的冲动。或许那时的孩子更会玩，小伙伴们各自握一根长竿，盯准了树枝上伏着的蝉，嗖一下将长竿猛伸过去，那蝉，就被罩进竹竿尖的网兜上，死命地挣扎着叫。就这样，儿时的夏天，两耳之中，总是布满蝉声。那时，心灵也常常溢满着快乐。

每年跨进六月门的时候，我们便自觉不自觉地望向天空，或用手遮起我们的耳郭问道：可爱的蝉该来了吧？怎么还听不到它的歌唱？尤其是几场雨过后，便不自觉地寻觅树下的泥土。不过几天，便有了蝉声。

我的老家管蝉叫做“爬杈”。爬杈就是爬上树杈（在众多的各地称呼中，我私下觉得我们济宁的这个称呼是最为形象的和富于文学思维的。据搜索，蝉幼虫的叫法有节老龟、罗锅、爬杈黑蚱蝉，知母叶、知了龟、知了猴、食孩儿、老少狗、肉牛）。

捕蝉叫做“摸爬杈”。

摸爬杈的人很多，有的是全家出动，更多的是哥哥带着弟弟或者妹妹。那时候娱乐项目少，捕蝉就是娱乐。大部分人都傍晚出发，在有树的地方转悠，摸摸树，看看地，有心眼多的，静止在树周围听蝉爬行的声音，循音找“虫”。那时候大道两边都是高大的杨树，摸爬杈的人一拨又一拨，甚至过去一拨紧接着下一拨就跟上。

我和哥哥们不是这

捕 蝉



样，往往都是在夜间12点没人的时候才出发。我们去的地方也远，别人不敢去的堤坝上我们经常“满载而归”。我们摸的很多都是嫩嫩的蝉的成虫，可怜楚楚。在树下用手电照过去的时候，很有些神秘和朦胧。蝉皮与躯干似分不分，似离不离，微风吹来轻轻摇动，此时真的给人一种“惊叹之美”。一夜下来往往“硕果累累”，满满的一大水桶，有三四斤沉。

有一年母亲得了重病，我们晚上便走更远的路去摸爬杈。在我们村东头有个大堤坝，有五六米高的样子，上面布满了树木、藤蔓和荆棘，晚上常常有蛇出没，上面坑洼不平，也有不少两三米深的“深谷”，偶有不慎便一脚踩空。为了给母亲补充营养，我和哥哥经常到那里捕蝉，每次都是满载而归，每次都是手臂被划出道道血杠。但即便捕得多，我们也不舍得吃，炒熟然后腌制起来给母亲

吃。

当然摸爬杈的花絮也很多，甚至成就了很多爱情的神话。本家一个没出五服的三姑便是摸爬杈摸到洞房里去的。她和三队的“大傻叔”经常一块捕蝉。后来捕蝉成为约会的代名词。“大傻叔”摸爬杈很有门道，总是摸得最多，带回家的却最少，大部分都给了三姑。为了显示身手勇敢，“大傻叔”常常飞身上树，从五六米高的地方故作艰难地摘下爬杈。尽管他如此表现，两人的亲事依然没有得到双亲大人的支持，受得到了层层阻挠，他们最后做了一个当时无异于晴天霹雳的举动——私奔。两人解放了，两家却成了死对头；年轻人精神自由了，老人却抑郁几欲自杀。

所以爱情是一个不能评判的东西，顾这不能顾那，孰轻孰重，谁人能说清？更是不能用伦理道德去衡量，那更乱套，套进去就绕不出来了。

不过捕蝉的正能量还

是有的，它仿佛是一条感情的纽带和一个巨大的磁场，把不熟识的炼就朋友，把有感情的结成连理，如果取一个高雅的名字那就是情感的“精神归宿”或者是人生的“精神家园”吧！

捕蝉的事虽然记忆很深，但是真正铭刻在心里的却是一个疑惑。那时候很苦很累，吃得不好，喝得不好，玩得不好，但是不知为何精神头却是格外好，有时候摸上一宿的爬杈，第二天觉不出一点疲惫。整个捕蝉过程中，也总感觉得到幸福的荡漾，总觉得幸福就在前面，得抓紧时间去摘取。这种幸福感激发出很多关于摸爬杈的奇思妙想，例如在草丛里听蝉爬行的声音，循声抓蝉，往往能逮个正着；例如雨后，在树底下用铁锹轻轻地铲去一层薄薄的皮，便露出很多爬杈窝，然后往爬杈窝里灌水，蝉就被呛出来。这些都丰富了我们的童年，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天然乐趣。

扫描二维码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，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，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，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